

社会发展与稳定

韩明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发展与稳定 / 韩明谟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 马戎主编)

ISBN 7-201-03784-6

I. 社… II. 韩…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 1213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hb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字数:230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22.00元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 能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 星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本书出版承北京大学季羨林
基金资助，特致谢意。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1985年和1987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始终在他直接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

国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96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0本。今后这一个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具体工作部门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和《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三套丛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中国土地、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1年1月

序 言

在邓小平同志的那篇为我们的国家命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的文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中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这就是恢复社会学的,正式的第一个声音,为后来人们互相颂扬的,有名的“补课”论。在这个“补课”论精神的指引下,1979年3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邀请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研究社会学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60余人,召开了一次恢复社会学的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为社会学过去被诬陷是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平了反,恢复了停止28年之久的社会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开始重整旧业。

北京大学响应党的号召,1980年先成立专业,1982年建立了独立的教学行政组织,社会学系。我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实际工作

但我从农业部门一下子转到阔别了30年,过去被人们掷之如粪土的老行当,而今又一旦“热门”起来,在我兴奋之余,顿觉有一股沉重的压力,使我自己难能安睡。这种压力可说来自三个方面:即社会的压力、教学的压力和自身落伍的压力。在这三方面的压力下,我就努力地认真地补起课来。

所谓社会的压力,是指社会上对恢复不久的社会学,寄予很大的热情与希望,希望它能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显现出来的五花八门,是是非非,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诸多复杂社会问题中,给他们作些社会学的解答,以指破迷津。从社会学的任务说,这是属于普及性的工作。在80年代的前半期,这个任务亟为繁重。仅我个人被邀请去作报告的地方既有政府机关,又有传媒组织,还有高等学校和不少人民团体,前后不下数十处,听讲者多达数千人。真是热闹一时。

第二就是教学的压力。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和系1980—1982年逐步建立起来后,198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学生招进来首先要学习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社会学概论。由我同几位年轻的同志组成社会学理论教研室,负担开设这门既是系内小班的专业课,又是全校的大班公共选修课。我于1981年暑期开始参与了在天津召开的“社会学概论”第一次讨论会,从此就投身到社会学理论的汪洋大海中。俗话说,要给学生喝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能应付裕如。我就如饥似渴地为这个填不满的水桶而忙碌开来。这本书,是由来自几所学校的中年教师分头分章编写,后来由中山大学丘士杰、天津大学杨心恒和我三人负责统编,最后由我一章一章地具体统修,由费孝通教授每阅一章,写出“付印”的最后批语,再加上一篇《前言》才最后定稿。这本书原来决定出版时由费孝通主编,丘、杨和我为副主编,到1983年要送天津人民出版社时,费老最后听从了一位同志的劝告,才以编

写组的集体名义，以“试讲本”的面目付印。我说了这段故事，意在说明，迫使这本开展新中国社会学教学活动的第一本教科书最终以“试讲本”的面目出现并以集体编写的名义署名，在费老方面说他好像是在实事求是，因为教科书本来就是集体编写的，但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是迫于教学的压力，认为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初步恢复的过程中，理论的水平还不怎么理想的情况下，还是不以个人的名义署名较为实事求是。

第三种压力是我个人的自愧落伍了。从前本来学得不好，又一别30年，更是生疏了。所以我与一些年轻同志说：“我虽然是个老教师，但实际上与你们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步。”我这话不是客气话，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不仅在一个起跑线上起步，而且还不如年轻同志跑得快，这是自然规律。同时，30年来政治上的“惊弓之鸟”，余震还在缠绕着我的身心，对有些社会学理论最初是不敢涉猎的。比如有一次，孙立平同志说他要研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东西，我就以一般认为韦伯在社会学理论上是与马克思对着干的，劝他小心。这就表现了我不如年轻同志思想那样解放。

为了不甘落后，我必须付出比年轻人更多的精力，差不多经常是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地在阅读、撰写。心理上好像要来补上失去的宝贵年华。在随学随记的过程中，20年来除了教学任务外，还参与几本教材、几部百科全书（《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社会工作百科全书》）的翻译和编写，以及《中国社会学史》的撰写，此外，我先后还撰写并发表了约70篇学术论文。现在终于有机会从我这些心得中以“社会发展与稳定”论题为中心，挑选出有关的文章20篇，并作了部分的补充修改，辑录成这本小册子，姑且给它起个名字，曰：《社会发展与稳定》。在这本集子的20篇文章中，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

方法论方面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工作方面的。在这20篇文章中，阐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除了贯穿在所有各篇文章中的论点外，还集中地体现在本文集的《马克思主义论社会》和《马克思主义需要学说的光辉体现——从温饱到小康的战略选择》以及《邓小平理论与新中国社会学》3篇文章中。在对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研究中，本文集的《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这是我为了参加1996年在江苏吴江召开的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会，用了半年的时间，下了一定工夫撰写的，这篇论文后来承系内谢立中教授在一次会上说他连续读了三遍，这就使我既惊又喜，想不到这篇文章还能博得如此的赏识。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情况，社会学已经为社会广泛应用。不论是广播、电视的一些热线、专栏，还是社会活动方面广为人知的社区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例如本书中的《论时尚》一文，还是比较早的讨论实际社会变迁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尝试以社会学的观点，论证“时尚”的流行，并以我国多年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回头看来好像可笑的事实，来说明时尚流行的原因和规律。记得当时北京市政府还有一个“女同志留披肩长发不准上班”的规定，现在看来确是可笑。虽然公务员不要花枝招展，要朴素些好，但人家留长发与办公室有何妨碍呢？我这篇文章本来是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上海召集第一次年会的论文，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同志主动来要求采用，谁知后来没有登载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而是登在该杂志编的《未定稿》上。从此也可看到，就是当时的全国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思想还没有很好解放，他们一定认为时尚既不可言谈也不可提倡的。不然怎么会是“未定稿”呢？这与北京市政府不准女干部留长发出于类似心理，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椿笑话。

文章是从有关的书籍、杂志中选录出来的,有的已征求过有关单位负责人的同意,在这里一并致谢。最后,我还是愿意说,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论文集,不如说是一本教学心得。让我以孟子的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作为这本选集的弦外之音的结语吧。

作者于未名湖畔

2000年尾

目 录

序言····· (1)

第一部分: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际

马克思主义论“社会”····· (3)

论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计划····· (9)

马克思主义需要学说的光辉体现
——从温饱到小康的战略选择····· (23)

从官僚主义到科层制····· (37)

中国知识分子与科层制····· (47)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社会选择····· (68)

论时尚····· (82)

消费超前的社会心理分析····· (90)

文化杂交与杂交文化····· (98)

邓小平理论与新中国社会学····· (108)

第二部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老区社会调查与新中国社会学····· (129)

社会工作方法论有关问题····· (146)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157)

第三部分:社会稳定与社会工作

社会稳定机制·····	(223)
九十年代中国“人的发展”·····	(236)
政府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的角色的转变·····	(245)
民政学基础理论二讲·····	(251)
我国社会保障思想的三个层次·····	(275)
文化的基本信念是社会福利工作动力的源泉·····	(286)
从墨家学说中吸取社会工作者的力量·····	(294)

第一部分

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际

马克思主义论“社会”

社会学者对社会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愿意留给专业人员去讨论。在这里,我们引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论点,以便全面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

一、社会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人的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的特征是劳动。

三、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有重大区别的特殊领域。

现分别说明于下:

一、社会是人们交往的产物, 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又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②

马克思的第一个论断,认为社会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没有交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往,便没有社会。马克思从人们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见、最普遍的,每日在一个人身上要发生无数次的社会交往现象分析起人不能离群索居,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活在社会中,就要与人交往,不论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那么你还可以提出质问:人为什么非要与人交往,不交往行不行?回答:人为了要活下去,就要与人交往。再问:人怎样才能活下去?回答:人要满足两种需要才能活下去,一个是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一个是要维持群体的生活——生育下一代。那么怎样才能维持人的生命?那就要进行生产。恩格斯说,人要进行两种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为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

人怎样才能进行生产呢?“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②这就是说,人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人们就结合成以生产关系为首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

二、人的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的特征是劳动

动物也有群体,也过着所谓社会生活。那么人类群体与动物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